

亚欧丛书 EurAsia Series

1

GIUSEPPE TUCCI

INDO-TIBETICA

梵天佛地

第三卷

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

第一册 斯比蒂与库那瓦

[意] 图齐 著

魏正中 萨尔吉 主编

上海-罗马 SHANGHAI-ROMA

上海古籍出版社 意大利亚非研究院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亚欧丛书 EurAsia Series

1

梵天佛地

第三卷

西藏西部的寺院及其艺术象征

第一册 斯比蒂与库那瓦

[意] 图齐 著

魏正中 萨尔吉 主编

上海 - 罗马 SHANGHAI-ROMA

上海古籍出版社 意大利亚非研究院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STITUTO ITALIANO PER L'AFRICA E L'ORIENTE

译者说明*

关于该册正文中所附插图:插图 1、9 使用的是原著插图;插图 2-6 参照了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予以重绘;插图 7 为译者增补;插图 8 在保留原著插图的基础上,增绘示意图一幅。

关于 Ākāśagarbha 和 Gaganagañja,藏译分别译作 nam mkha'i snying po 和 nam mkha' mdzod,而汉译佛经中均译为虚空藏(菩萨)。鉴于两位菩萨往往同时出现,为了对此加以区分,译者随顺藏译,将 Ākāśagarbha 和 nam mkha'i snying po 译作虚空藏(菩萨),而将 Gaganagañja 和 nam mkha' mdzod 译作虚空库(菩萨)。

论及塔波寺祖拉康塑像时,原著对同一图版中的各身塑像进行了编号,因此,在论及其中的某一塑像时,译者以图版号.1、图版号.2等表示。例如图版 6.7 指的是图版 6 中编号为 7 的塑像。论及五佛冠时,图版中的不同照片原著编为 1、2、3 等等,在论及其中的某一照片时,译者以图版号.1、图版号.2、图版号.3 等表示。

附录文献原著仅给出了藏文原文,译本则增加了藏文转写。

附录(一)根据图齐所用写本进行了核对,对其中的不一致之处以译者注的形式给出,并将文献影印刊布,编为图版 92。

附录(二)至(四)未能找到图齐所用写本。

附录(五)据图齐所用刻本进行了核对。

附录(六)就所能找到的图齐所用的写本刻本(文中以 A,C,D,E,F,K 标注)进行了仔细校对,有较多的增删补充,因此不再作译者注,而只是以原著提供的藏文为底本,将诸文本间的相异之处在脚注中标出。

* 译著凡例见第一卷。

附录(七)塔波寺题记参考了新近的研究成果,并对其中的不一致之处以译者注的形式给出。

除了附录(一)、(六)、(七),其余文献图齐未予翻译,汉译以藏文原文为准,尽量直译,为求文意顺畅,原文中没有而汉译所加的字句以圆括号()标明。

除了译者增加的图版 92,扉页彩图、图版 33 和 82 据原著翻印,其余图版据底片冲印。

目 录

译者说明	i
导论	1
一、西藏西部历史地理	1
二、教派的传播	9
第一章 塔波寺祖拉康	12
一、寺院概貌	12
二、祖拉康	15
三、祖拉康塑像表现的大日如来部	16
四、普明大日如来部的若干藏文文献	17
五、普明三十七天众的图像学描述	19
六、普明及其相关部组的印度文献	24
七、[真性集]中的大日如来曼荼罗	26
八、五部及五部曼荼罗	28
九、宝部	29
十、莲花部	31
十一、曼荼罗的象征和密意	34
十二、宗喀巴所述普明曼荼罗密意	37
十三、大日如来主要曼荼罗	40
十四、塔波寺的大日如来曼荼罗	44
十五、各尊像的比定	46
十六、大日如来图像	49

十七、塔波寺壁画年代	50
十八、壁画	52
十九、内殿及五佛图像	54
二十、无量光佛和无量寿佛	58
二十一、无量光佛的眷属	59
二十二、塔波寺经藏	60
二十三、两件克什米尔雕塑	62
第二章 塔波寺金殿	64
一、金殿及其壁画	64
二、恒特罗召请的方法和意义	67
三、恒特罗学派中的护法和忿怒天众	72
第三章 塔波寺曼荼罗殿	75
一、曼荼罗殿	75
二、历史画	76
第四章 塔波寺配殿	79
一、配殿	79
第五章 拉隆寺	81
一、拉隆寺的大日如来部组	81
二、正壁	82
三、般若佛母	83
第六章 库那瓦上部的羌地佛寺	85
一、捺落迦部组	85
二、唐卡中的捺落迦部组	94
三、寺中小幅壁画	96
第七章 那果	97
一、仁钦桑波所建寺院	97
二、五佛密意	99
三、五佛之对应	103

四、五佛明妃	105
五、作为曼荼罗的佛寺	108
六、藏地金翅鸟装饰图案	109
七、药师佛	113
八、莲花生寺	115
附录	117
藏文	119
转写	137
译文	151
参考文献	160
图版	163

导 论

5

一、西藏西部历史地理

《梵天佛地》第二卷,专论仁钦桑波^[1],廓清了这位公元 1000 年左右西藏西部弘法者的重要性,同时确立了当时雪域藏传佛教复兴时期古格(gu ge)及古格诸王所起的作用,证明了仁钦桑波不仅是一位将新的显密经典引介入藏地的大译师、一位向其同胞广示尚未知晓的教证的上师,而且是一位值得铭记的藏地佛寺塔廊不知疲倦的建造者,他的名字与藏族艺术史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密不可分。

仁钦桑波传和藏地其他历史著作为我们保留了藏传佛教萌生阶段这位崇高人物所建造的寺塔名录;但如我在前卷所述,藉由我们极度匮乏的西藏西部地理知识,在今已近乎完全荒芜的一个地区,很难精确比定历史上与仁钦桑波有联系的、一度生发过如此大量的智识、宗教和艺术生活的每个地点。需要前往实地、考察原址、从民众中收集第一手信息、证实我以前的比定,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地区进行考古调查,搜集当时的艺术品、写本、图像和铭文;应当逐个调查归于仁钦桑波或古格王室所建的佛寺,以明了这些佛寺及寺藏资料能在多大程度上阐明在意希沃(ye shes 'od)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斯比蒂(Spiti)与玛旁雍措(ma pham g.yu mtsho)之间的喜马拉雅陡峭山谷展开的重要的思想艺术活动。带着这个目的,在首领的高额赞助下^[2],意大利科学院委托我负责西藏西部的探险。英印当局也促成了此次探险的成功,他们深知这次旅行的重要性,提供

6

[1] 《仁钦桑波及公元 1000 年左右藏传佛教的复兴》。

[2] 译者注:首领指墨索里尼。

了周到的帮助：首先是设法为我获取了入藏通行证，众所周知，这种特权只赐予少数人。

7 这样，除核实纯粹记载在历史和传记史料中的信息外，我还收集到大量在该丛书中将予以出版和说明的资料。它们不仅与古格的政治、宗教和艺术史有关，而且会增加我们对藏传佛教以及它迄今不为人知的众多方面的更充分准确的知识。意大利皇家学院出版的考察笔记中对这些情况均已述及，对这次考察的路线和情况更感兴趣的人，可以参看此书〔1〕。

在此我还得重新审视《梵天佛地》第二卷中归属于仁钦桑波的佛寺名录。首先，我发现对诸多地望的比定必须修订：口头和文献传统上与大弘法者相关的许多地方是欧洲人完全不知道的，而地图上也未予标注，即使无疑最准确的印度测量局(Survey of India)地图也是如此。正是在1933年考察结果的基础上我复查了传记中罗列的归于仁钦桑波的佛寺，并以新的、可靠的材料修订我此前提出的若干比定。

这项研究当然很专业，但一想到西藏西部人烟日趋稀少，重建当地历史地理今已不易，日后几乎更无可能，它也就愈发值得关注。

8 首先，恭卡尔(go khar, mgo mkhar?)不在斯比蒂〔2〕。文献所提到的一系列地点应该彼此相邻而且都在卡孜(khva tse, khva rtse)附近。根据传记，仁钦桑波在拉隆(lha lung)度过了大半生，我认为拉隆是斯比蒂的一个同名村落，进而推测我所用文献中的卡孜是斯比蒂的卡则(Kaze, Kaje)。这一比定是错误的。卡孜是古格的一个小村落，其地只有几间房屋、一座改宗萨迦派(sa skya pa)的佛寺和一座圯废的大城堡。该地仍有一户家庭拥有卡孜王(rgyal po)的头衔，但完全是一个残存而无实际意义的尊称。这是一户牧民，与其他家庭一样一贫如洗。但据广泛流传的传统，这个家族曾统辖过卡孜城堡以及属于它的全部领地，证明它早先一定拥有过特权和财

〔1〕 G. Tucci ed E. Ghersi, *Cronaca della missione scientifica Tucci nel Tibet occidentale (1933)*, Roma, Reale Accademia d' Italia, 1934.

〔2〕 参见《梵天佛地》第二卷，第54、68页。

富。卡孜的正确拼法保存在我于波林(Puling)发现的属于该家族零落后代的一部 *Prajñāpāramitā* [般若波罗蜜多]写本的题赞中。题赞说^[1]：

究竟二利导师释迦佛，
 驱散二障救度之正法，
 具足二种解脱之圣僧，
 向此无诳三宝作顶礼^[2]！
 器之世间依于四大种，
 情之众生由光音天生^[3]，
 嘎乌口合天地两者间^[4]，
 山高地净悉补野蕃域，
 卡瓦金区正法弘传地，
 罗汉住地底斯雪山腰，
 殊伽大河流出之左岸^[5]，
 天子尼玛旺秋赤德之，

9

[1] 参看附录(一)。

译者注：译本给出了写本照片，标为图版 92。

[2] 根据大乘佛教，“二利”是提升境界的根本发心，即自利利他(parātmahita)。“二障”是烦恼障(kleśāvaraṇa)和所知障(jñeyāvaraṇa)，其在实践和智识两个方面让我们远离佛教宣说的解脱之道。“二解脱”是自性清净解脱(bhāvaśuddhivimukti)和障清净解脱(āvaraṇaśuddhivimukti)，即众生本性清净，无系缚染污之相；以及断尽二暗障而得解脱自在。

[3] 器世间由水、地、火、风构成。佛教的世界说将世间划分为两大范畴：器世间(bhajanaloka)和情世间(sattvaloka)。五种光辉代表五种颜色，它们在作为万物源头的自性光明的发散过程中形成。这个观点尤其得到了宁玛派的发展，参见我们将在下面讨论的 དམ་ཚུངས་རྫོགས་པ་ཚེན་པོའི་སྐུ་གསུམ་འོ་སྟོན། *dam chos rdzogs pa chen po'i sku gsum ngo sprod* [正法大圆满三身解说]。译者注：此处图齐将写本中的天(ལྷ, lha)误读为五(ལྷ, lnga)，并由此作注。

[4] 嘎乌(ga'u)是由银子制作的挂饰，女人——也间有男人——通常挂在脖子上，里面还盛有小经书、铸文或更常见的护身符。G. Tucci ed E. Ghersi, *Cronaca della missione scientifica Tucci*, pp. 255 - 256, figs. 185 - 186.

[5] 字面意思是“瀑流”，出自阿耨达池(Anavatapta)四边四种动物口中直泻而下的四条大河。参见《梵天佛地》第一卷，第 50 页。

昆仲众生顶髻愿得胜！
法王治下象雄域中央，
十善齐聚神域此卡孜〔1〕，
高贵种姓赤赞世系出〔2〕。

我无法比定尼玛旺秋赤德(nyi ma'i dbang phyug khri lde)，更无法确定他生活的年代。然而他无疑属于衍生出玛(smal, Malla)支系的德系(lde, khri lde)第二代王朝〔3〕。

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前二十五年在位的同一支系其他君王的名字也在若干写本题赞中发现。来自切噶(bye gar, Bekhar)而于什布奇(Shipki)发现的 *Durgatipariśodhana* [恶趣清净]写本中记载了某位白噶德(pad dkar lde)〔4〕；另一部写本中记有赤札巴德(khri grags pa lde)的名字〔5〕，他在另一题赞中被颂扬为两万骑兵之主〔6〕。还有弗兰克(Francke)在塔波寺(ta pho)题记中读到的赤扎西札巴德(khri bkra shis grags pa lde)，但我在现场没有找到〔7〕。

矗立在卡孜(khva rtse)高地的城堡叫恭卡尔(go khar)，传说中仁钦桑波度过大半生的拉隆寺(lha lung)应在近旁。看来有关该地的记忆已湮寂无闻，这不足为奇，因为曾一度属于古格的这一区域今

〔1〕 即十善根(kuśalamūla)，十种根本善业。

译者注：原书将十善注解为十善业，即三种身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四种语业（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三种意业（不贪欲、不嗔恚、不邪见）。但据上下文，此处的十善应指富裕地方的十种优美条件，即远、近牧草美，田、宅土质美，饮、灌水性美，础、磨石质美，屋、薪木材美。

〔2〕 藏族传说中的赞普之一，妥妥日隆赞(tho tho ri long bstan)的儿子，参见 *dpag bsam ljon bzang* [如意宝树史]，第150叶。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26, part II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p. 80.

〔3〕 参见《梵天佛地》第二卷，第10页。

〔4〕 参看附录(二)。

〔5〕 参看附录(三)。

〔6〕 参看附录(四)。

〔7〕 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14, part I (*Personal Narrative*), p. 36.

天已成一大片废墟,呈现人烟渐少的荒凉状态,萨特莱杰河(Sutlej)以南更是如此。可能拉隆寺原来只是一个关房(mtshams khang),上师于此处远离尘世的喧闹,与其合作者忙于译事,完成了至今令我们惊奇的伟大功业。整个地区有众多类似的关房,今已圯废,成为无名的遗迹,无法比定。

仁钦桑波的圆寂地翁奇(weng gir)也应当在这附近,但此地亦湮没无闻。

卡孜(khva rtse)的村落和城堡位于波林(Puling)西北、热地(ri)东北之间的荒漠谷地。从多香(Toshang)出发,另有一条险径,两天后可达卡孜。

多香是一个村落,有古堡和译师(lo tsā ba)神殿,其建筑风格确属当时。多香距扎布让(tsa pa rang)足有一天的行程,在传记中无载,但其南面的山谷,正当路径沿着边缘转向波林山口的地方,还尚存被人称之为普卡(phur khar, pur mkhar)的遗迹。我的名录中记载那里建有同名的佛寺,但因当时缺乏信息和精确资料而无法比定。

塘麦(stang med)并不是地图上在毗米切(Pimikche)山口附近的Stang或Thang,而是底雅(bsti yag)东北、夏季商队往来噶大克(sgar thog)的商道上、至今还保留着原名的小村落。这条商道比地图上标注的、杨(Young)走过的印藏商道更偏北^[1],虽然路略长些,却可避开通常在六至九月解冻后从路科(Luk)浅滩也无法渡过的额浦河(Op)。

乃胡(sne 'u)在地图上也没有标注,其遗迹位于底雅(bsti yag)西北的山谷,像古格大多数古代村落一样,此地现已完全荒芜。

热日(re hri)就是地图上标注为热觉瓦(Richoba)的热(ri),该名字显然有讹误,实际上大城镇的名字只是热(ri)。它是著名的孜巴(rtsi pa,即星算家)家族的领地,其家族以觉瓦(jo ba)闻名,称为热·觉瓦(ri'i jo ba,即ri的jo ba)。显然此事被负责绘制印度测量

[1] G.M. Young, "A Journey to Toling and Tsaparang in Western Tibet", *Journal of the Panjab Historical Society*, 7, 1919, p. 177.

局(Survey of India)地图之萨特莱杰河(Sutlej)南部地区的官员完全忽视了。

扎让(tsa rang)不可能是切噶(bye gar)附近的恰让(Charang),即拉萨当局委托一家族独立治理的小城镇,该家族拥有王室特权及拉萨当局的批件,我得以寓目后者的抄件。恰让没有一座仁钦桑波神殿,也没有与之相关的任何传说。在一个将大弘法者实际行事过分宣扬的地区,如果译师真的建造了佛寺,此种沉默就很反常。实际上,扎让是岛通卡尔(to dung gar)山谷中茂让(Morang)之后、库那瓦(Kunavar)上部的恰让(Charang)。

13

据收集的材料,止穷惹(dril chung re)可以比定为强丁(Jangtang)西南、距村落两英里、有一座佛寺和众多佛塔(mchod rten)的遗迹,该地现名恰果(chags mgo)。唯一的遗存是一间当地居民称之为圯废神殿(lha khang gog po)、面积中等的神殿侧壁〔1〕,墙上仍然可见曾环拥在泥塑神像身后的背光,类型与塔波寺相同。

嘎布帕(dkar dpag)距离曲苏(chu su)和萨让(za hreng)只有几英里路,该地荒凉崎岖的山谷中仍可清楚地看见一座佛寺,由于方言通常的换位现象该地今天被称为 Kapra。

竹巴(grug dpag)也位于库那瓦上部、热巴(Raspa)山谷的桑拉(Sangla)。

饶巴(ro dpag)位于夏苏(Shasu)—斯比蒂道上的夏苏北部〔2〕。

夏苏在印藏商道右侧,距普地(Poo)七英里。

就我所知,地图也忽略了传记认定为仁钦桑波生地的惹尼寺(rad nis)〔3〕,其并非位于我先前判定的什布奇(Shipki)东北,而在萨特莱杰河(Sutlej)左岸的底雅(bsti yag)以南。该地仅有通过十月底至第二年三月结冻或水少易涉的萨特莱杰河,途经丘克(Kiuk)和色贡(Serkung)一条艰难的、商队无法通行的险径才可进入。

脚旺(khyung weng)应该位于惹尼(rad nis)地区,据我们的材料

〔1〕 G. Tucci ed E. Ghersi, *Cronaca della missione scientifica Tucci*, pp. 227 - 228, fig. 167.

〔2〕 参见《梵天佛地》第二卷,第69页。

〔3〕 参见《梵天佛地》第二卷,第55页。

就是译师诞生地^[1]。距惹尼东部一天路程的高山上至今有个叫脚旺的牧场('brog), 夏季, 惹尼居民赶着牛羊转场于此。靠着融化的雪水, 那里牧草丰肥, 而季风使天气比惹尼峡谷凉爽。这种习俗在整个西藏西部很普遍: 盛夏之际, 男子们离开家庭, 寻找水草丰美的牧地, 村子里只留妇女、孩子和老人耕作。

我所列举的传记名录中的另两个地名, 即 shang rang 和 rig rtse^[2], 看来句读有误: 我原建议是 shang rang 和 rig rtse, 因为在西藏西部以 rang 作为地名的尾音是非常普遍的。我错了! 让日孜(rang rig rtse)是位于库那瓦上部、乌通卡尔(to dung gar)河谷恰让附近的村落, 那里有一个传统上归于译师的神殿。剩下的香(shang)很可能是在拉沃(Lao)通往噶大克(sgar thog)的路上, 过了香孜(shang tse)后的香。

最近调查获得资料后, 我对把豪布伦噶(ho bu lang ka)当成卡巴鲁(Khapalu)的主意也得改掉。迄今豪布(ho bu)还是库那瓦从邦吉(Pangi)到奇尼(Chini)整个地区的名称, 和仁钦桑波时代一样, 这里是藏传佛教传播的最边界。在奇尼我们发现了最边远的神殿, 而该区的佛教徒几乎完全被占优势的印度教所吸纳。

库那瓦上部的这些佛寺并不具备塔波寺和托林寺(tho ling)的宏大规模, 也不像它们那样富有艺术价值。此外, 正像边界地区经常发生的, 经过战争和历史事变, 它们也许多次被劫掠和破坏。但仍然值得注意的是, 从传记来看, 仁钦桑波建造的众多佛寺大多集中在该地区。这自有道理。即使今天藏传佛教在此地也还未能改变当地信仰, 更无法降伏土著神灵。这里仍是苯教的国度, 万物有灵、咒术和狂欢信仰集中于佛教还没有完全根除的地祇(sa bdag)信仰上。

[1] 然而, 据五世达赖喇嘛的 གངས་ཚན་ཡུལ་གྱི་སའ་ལྷོད་པའི་མཐོ་རིམ་གྱི་རྒྱལ་སྤོན་གཙོ་བོར་བརྗོད་པའི་དེབ་ཐེངས། gangsa can yul gyi sa la spyod pa'i mtho ris kyi rgyal blon gts'o bor brjod pa'i deb ther [西藏王臣记], 那个地点叫 snyung vam, 它是来自古格方言的词, 意思是: 珠宝。

译者注: 汉译参见郭和卿译, 《西藏王臣记》,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3年; 刘立千译注, 《西藏王臣记》,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92年。

[2] 参见《梵天佛地》第二卷, 第70页。

仁钦桑波的弘法是由国王护持的宗教宣传，因其伴随着逐渐的政治渗透，灵魂的皈依成为初到西部的古格王室要吞并异族部落的预备和方便。这不仅仅出于征服的雄心，而可能更是其存亡所系。山石遍布和土地贫瘠的西藏西部，不能供给用于燃料或建筑的木材；土地如此吝啬，无论如何刻苦耕作，也几乎无所馈赠。而在库努(Kunu)的萨特莱杰(Sutlej)河谷却有着茂密的森林、更加湿润的气候，使劳作更容易、更有成效。显然藏地新的征服者已瞄准这片边境绿地，于是利用宗教宣传去摧毁和征服当地土著的反抗。

通常西藏西部的僧人将位于萨特莱杰河南边的峡谷、丘克(Kiuk)和底雅桥(bsti yag)之间的色贡村(Serkung)与仁钦桑波联系在一起。其实那里没有任何能追忆起译师的遗迹，除了位于半山腰的房屋中的一间私人佛殿，该房屋被称为宫殿(pho brang)或喇章(lha brang)，这是整个西藏西部村落头人住所的通称。但它只是一间普通的佛殿，没有特别古老的遗存。它所以在该地区享有盛名显然是因为仁钦桑波的转世之一诞生于此家族和宫殿中。众所周知，仁钦桑波一般转世在西藏西部。

我所提到的许多地名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由于我们没有仪器来绘制另一张地图，即使有我也不会使用，因此我请求制图比我好的盖尔西(Gherzi)上尉依据我们的游历结果对其增补和修正，绘制出该地区的示意图。不能视该图为正规地图，它只是此前未经标注或偶有误差的村落、居民点，或有考古价值的地点的大致定位，可作为日后地理调查的参考和指南。

在1933年的考察中我调查了传统上归于仁钦桑波的大多数佛寺，并委托皇家海军部门派遣的精明强干的上尉医生盖尔西带回了所有佛寺几乎完整的照片档案。

当我以各种方式消除僧人本能的怀疑、获得拍摄藏地和印藏艺术珍品的许可、并不受限制地调查最神圣的隐秘之处时，盖尔西上尉给了我及时的帮助，用他的机器——常常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却总以最令人满意的效果——给题记、塑像、壁画摄影。我不想再三申述这批照片档案的重要性。圣迹的荒疏，连同时间的流逝正合谋加速许多包含

图像学和历史学无上价值的艺术丰碑的损坏。神殿的屋顶残坏,水渗进来,销蚀壁画,使其损毁到无法补救的地步。毋庸置疑,几年之内,西藏西部的许多佛寺和壁画将只剩下我们的照片档案,甚至某些地方我们来得已经太迟了。

二、教派的传播

自然而然,我将特别关注最重要、保存最好以及存有珍贵艺术和图像资料的佛寺,而对年代晚近或者没有特别意义的其他小寺将简述或不提。研究清楚地显示大多数古寺已经改宗格鲁派(dge lugs pa),该派是仁钦桑波所属的噶当派(bka' gdams pa)的精神继承者。只有极个别译师神殿改宗萨迦派(sa skya pa),其一度在西藏西部有过弘传,这大约是阿喜玛(a 'dzid smal)国王于此派出家后的事^[1]。

18

大多数俗人即使不加选择地顶礼所有的喇嘛和佛寺,但通常还是主要接受本地教派和寺院的精神影响。由此可以说甚至在斯比蒂、古格和库那瓦上部也确实存在抢夺地盘和争取信众的诸教派的重叠。

我们附录的地图显示了该区域不同教派传播的地理范围,但它显然只具大致和相对的价值,尤其因为一个教派在某一具体的居民点的命运常常依靠偶然的因素,例如某位驻锡于此并且长期禅修的喇嘛的声望。宁玛派(rnying ma pa)的佐钦(rdzogs chen)支系就是如此:一位来自康区(khams)、驻锡于理帕(Lippa)而被本地居民所敬重的著名朱古(sprul sku)使该派在库那瓦上部的传播比过去更为广泛^[2]。

[1] 对此,五世达赖喇嘛在[西藏王臣记]中有所记载。该文献含有可补充《梵天佛地》第二卷相关资料的西藏西部历史的简述,因此收录为附录(五)。

译者注:此文献已移至《梵天佛地》第二卷的附录中,因此本册附录序号亦作了相应调整。

[2] 他的名字是南卡·晋美多吉(nam mkha' 'jigs med rdo rje)。G. Tucci ed E. Ghersi, *Cronaca della missione scientifica Tucci*, p. 281.

其中，萨迦派(sa skya pa)目前传播最少、威望最低，尽管整个地区最值得关注的寺院如卡则(Kaze)、热布加林(rab rgyas gling)、喜萨(Sisa)和东嘎(Dunkar)属于该派。

噶举派(bka' brgyud pa)的支系竹巴噶举('brug pa bka' brgyud)信徒麇聚，其大本营位于库那瓦上部的扎西岗(bkra shis sgang)，有一位朱古(sprul sku)驻锡于此。尽管佛殿和寺院都相当朴素而无法与其他教派相比，但该派在在家众中影响广泛。

宁玛派(mying ma pa)很少见，其主寺位于滨河(Pin)峡谷，虽然如我们所见，其子寺在库那瓦上部分布渐广。

我把古格的相关研究专门留给即将出版的其他几卷，而首先开始研究斯比蒂的佛寺。斯比蒂位于中国西藏和印度之间的崎岖多山地带，有同名的河流贯穿全境，并在库那瓦上部巴夏尔(Bashahr)城邦的南卡(Namgia)附近流入萨特莱杰河(Sutlej)。该地区很难进入，深嵌在拉达克、库鲁(Kulu)和西藏的曲木底(Chumurti)、古格以及巴夏尔城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脉中，那里人烟罕至，当时由隶属于英方噶扎(Kangra)行政区代表的地方官诺诺(nono)统治。由于地域相邻以及历史原因，库那瓦上部值得记录的个别佛寺也将包括在本卷中。

不同于西藏西部的其他寺院，斯比蒂的寺院曾在1909年由弗兰克(Francke)造访过，但是他对踏察的古迹仅仅给出简单、甚至经常不准确的描述：他试图比定和解释这些佛寺中丰富的图像学资料的方法并不恰当。本卷以及后续的几卷不是对所调查古迹的简单描述，而是对其中包含的艺术、图像学资料的专门而细致的研究。当关于西藏西部寺院的这套丛书完成，就会集成一种藏传佛教的图像学汇编，更准确地说，是表现于这些地区的印藏大乘精神的图像学汇编。必然地，这项研究促使我们核对和罗列大量的密教文献，它们被冠以怛特罗的名称，或者作为怛特罗的说明和注释，描述了藏族艺术以象征手段表达的观想及修证境界。

考虑到佛教艺术的这一根本特点，我试图借助文献、与藏族传统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人物的直接交往，以及与普通民众的熟稔默契，尽力深入到藏传佛教艺术的基本主题、内在涵义，以及潜藏于色